

## 把自己當作活教材 啟發學生想像力

專訪

【記者王頌專訪】與狗舉行結婚儀式、穿裙子到校教課、著蝙蝠俠裝在校園穿梭，擁有國外3個碩士學位的資傳系麻辣鮮師盧憲孚，大膽顛覆傳統，腦袋裡永遠有源源不絕的crazy ideas！

或許你曾在報章雜誌或是電視上看過盧憲孚的相關報導，他既搞怪又創意，但你不得不佩服他腦中那些出人意表的想法，或許特立獨行，但對熱愛創意的他而言，卻是激發自我潛能的呈現。他認為人都應該要有創作的勇氣，就像他穿裙子到校上課一樣，「男生為什麼不能穿裙子？」他要以實際行動來打破這既有的觀念。而他在美國UCLA求學時，曾與友人的狗舉行結婚儀式，就是為了表達真正的愛應該超越性別，甚至超越類別，呼籲人們重新思考結婚的真義。「不過最後我朋友落跑了，因為他不想把他的狗交給我。」盧憲孚笑著說。

盧憲孚自本校建築系畢業後，先後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、舊金山純藝術學院、紐約大學藝術學院，攻讀建築、新類型藝術、互動傳播3個碩士學位，異國環境的開放刺激，在他腦中不斷地產生化學反應，創意思維獲得充分發揮的空間。不想拘泥於傳統思想的盧憲孚，回國後選擇回到母校任教，讓創意的點子藉由教學不斷在校園發芽，他也曾擔任過朱銘美術館的駐館藝術家，在那期間也創作了不少裝置藝術，但畢竟他的血液裡留著建築的因子，所以他同時也在建築系兼課，用熱情關注這個圈子的一舉一動。

你永遠也猜不透盧憲孚的下一步是什麼，就好比一個在跳獨舞的人，在舞池中轉來轉去，吸引住大家的目光，沒有人知道他的下一個動作是什麼。盧憲孚不斷的尋求改變、不斷的想下一個動作，他是一個不願意把自己定位在任何位置的人，不希望自己只是一個被僵化定型的身分，他希望能變成一種可以穿透別人、感染別人的能量，那才是真正存在、真正活出來的人。

盧憲孚堅持的理念是「進可蛻、退可淨」，意即思索前進，跨出任何一步都須擁有尋求蛻變的動力，退一步思考時，也要能純淨自己的想法，讓自己重新歸零，他笑說：「在零（淨化）與無限（蛻變）之間循環，不斷變化、調整自己的腳步，才能在自

我成長中找到更新的自我。」

盧憲孚的創意思維，在就讀建築系時就已經展現出來，大三時他在校園裡發表第一個表演作品——「時空極限」，把自己圍在寫滿數學符號、哲學家的名字，還有愛恨生死經歷的道具裡，以類似「浴火重生」的手法，大膽地放火燒道具，並從烈火中走出來，藉以表達脫離約束人類的框架，獲得新生的意念，而藉由新生，能夠找到像是「中」、「木」與「+」「-」號，那種正面反面觀看皆一樣的本質，一種可共同溝通、可以引起共鳴的本性。

另一個作品——「覓回自我」，盧憲孚更以蒙面裝扮，在人來人往的校園裡大喊，並詢問每一個經過的學生：「我很迷惑，我不知道我是誰；我更迷惑，我知道我不知道我是誰。」沒想到卻意外獲得很多學生的回應。

2004年，盧憲孚應承辦單位明華園的邀請，參加慶祝台北建城120週年的活動，創作「五福臨門」的作品，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中蝙蝠「蝠」的諧音，來象徵中國人喜愛追求的「福」氣，所謂「五福」就是的「壽」、「富」、「康寧」、「攸好德」、「考終命」，在這五福中，盧憲孚又覺得以「康寧」最為重要，所以他將自己扮成正義蝙蝠俠，來維護台北的「康寧」，為台北市民祈福。

盧憲孚創作時也常用椅子的擺置來表現，他說：「剛創作時只是個窮學生，只能用當時現有的素材去創作，看到什麼就拿什麼，而椅子剛好是生活中最多的素材。」因為椅子跟哥德式教堂的英文，是來自於同一個希臘字源，盧憲孚希望未來能在德國科隆大教堂前，把椅子排高成類似教堂的尖塔形狀，完成他的裝置藝術創作。對他而言，永遠有更好的創意點子，他認為永遠沒有安於現狀的創意，創意是可以再精進的。

盧憲孚認為創意其實很簡單，像是運用「矛盾法」，利用不協調的感覺來把事物換一種新的面貌，像是把大型狗哈士奇的名字取做「小貓咪」；另一種是把舊材料賦予新意義，或是新材料卻冠上舊意義的「組合法」，他常說生活的創意來自於生命彼此的相撞，把彼此的觀念組合、激發起來，可能會有一些衝突，但那也是創意最珍貴的地方。

「年輕人要有200%的創意思考，那麼即使遇到挫折，也還剩下100%的創意可發揮。」盧憲孚表示，今天台灣的創意都被發揮在如何執行，或是發揮在管理功能上，管理

力與可行性的過早與過度強調已經超越了創意的重要，而非激發更多的原創思考，他強調：「要做一個主動的創造者，而不是被動接收知識的接受者。」

盧憲孚鼓勵學生敢於創新表達，不斷用各種方式激發學生創作的勇氣，並把自己當作活教材，來啟發學生的創意與想像力，以實際行動力打破窠臼。他的創意思維，正悄悄地在校園裡播種、發芽……

